



西班牙女孩凡妮莎·图多丽在曾经就读的巴塞罗那大学的操场上休息。

# 帮助求职者

## 年轻人失业会给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伤害

康铨承

当金融危机的阴影降临到凡妮莎·图多丽和妈妈的生活时，她只是个20岁的大学生，一直为她支付学费的母亲让她另寻其他经济来源。图多丽因此辍学，加入了队伍不断壮大的西班牙青年求职大军。

她说，“我们曾追求梦想，我们曾想要战胜全世界，我们曾认为我们会拥有一切，接着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据欧洲委员会称，2013年中期，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超过了56%，达历史最高水平。近期该国经济增长有所回升，但

青年失业问题仍长期存在，其负面影响会持续数十年——不只个人能感受到这种影响，社会也会受到影响。

西班牙的大规模青年失业可能具有其特殊性，但青年失业率高的现象在各地均有发现，包括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密集的青年失业，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地区流动性低、技术水平较低的青年，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欧洲低端服务业岗位上大材小用、未充分就业的青年。

国际劳工组织(ILO)表示，2014年全球范围内共有7300万年龄在15—24岁

之间的青年求职人口——占此年龄组人口的14%，2007年的比例为12.4%。7000多万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已放弃求职的怯志工作者等群体——也有部分评估显示真实数字高出此数字的三倍。

## 为何焦虑？

失业对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感和精神面貌都具有破坏性，但是它对年轻人的影响更明显、更致命、更持久。

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沃兹沃思(John Wadsworth)指出，“对于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年轻人，离开学校后直接走上工作岗位当然是最理想的。但青年失业的问题在于年轻人往往处于受雇和解雇的边缘地带”。当一家公司决定扩大员工队伍时，通常都会雇用年轻人，但是当公司要精简员工队伍时，先被解雇的通常也是年轻人。

目前处在经济萧条最艰苦的阶段，在低迷时期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遭受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十年。针对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经历长期失业的年轻人口的研究表明，即便今时今日，当年的年轻人已经四五十岁了，他们仍然很容易失业——其中找到工作的一部分人——其收入往往要比未经历过持续失业的同龄人低。

伦敦英国工会联盟的理查德·艾克塞尔(Richard Exell)指出，“这意味着到退休时，他们的养老金也相对较低。这将影响他们的终生”。

年轻人口的长期就业前景可能也十分暗淡，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低于自身资历的工作。今年20岁的亨利·里维拉·安古洛来自厄瓜多尔，他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在西班牙度过——两年前完成高中教育后开始求职。安古洛去了巴塞罗那·阿克蒂瓦(Barcelona Activa，这是一家当地政府支持的机构，主要职责是为城市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就业机会)，希望对求职有所帮助。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我发现不只我一个人是这种情况，那里很多比我资历高的人都在做服务员。”

## 首当其冲，遭遇重创

青年人口失业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一部分是各地区的共同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在经济萎缩国家，年轻人总是首先受到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是最猛烈的：他们往往是最先被解雇的群体。失业后，他们

可能缺乏足够的经验、技能和网络去寻找其他工作。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青年失业率通常都是一般性失业率的两倍。沃兹沃思(Wadsworth)认为，这两个统计数据往往步调一致——完全由经济增长决定。

“经济不增长，青年失业或一般性失业问题就无法得到改善。所有证据都表明，要想在降低失业率上取得进步，经济增长率必须超过2%。”沃兹沃思对英国就业形势如此评论道。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保罗·塞拉卡特(Pau Serracant)指出，“西班牙并不存在青年失业问题，而是一般性失业问题”。他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首要步骤。

## 在经济萎缩国家，年轻人总是首先受到冲击。

低增长甚至经济萎缩可能是青年失业率高的最重要原因，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扭转整体形势。以英国为例，该国青年失业人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出现上涨。目前失业人口虽已下降，但失业期正在不断延长。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青年求职者中1/3以上



亨利·里维拉·安古洛和女友伊丽莎白·迪·米格尔·罗德里格斯是西班牙数百万青年求职者中的一员。

人口的失业持续期超过6个月。

生活在伦敦的安·玛丽·泰勒是一位长期失业青年。安今年23岁，自16岁离开学校以来，一直在找工作，但始终没有成功，每周依靠约85美元的失业救济金生活，她不断与自己内心接受社会福利救助的耻辱斗争。“实在太郁闷了，你的斗志和动力完全都在走下坡路，尤其是当你依靠求职补贴过活的时候，会形成这样一个定势……每一天都必须找到从床上爬起来的勇气。”

没有学历的年轻人的就业前景最为渺茫，没有其他积累的经验和学历，泰勒现在要与比自己年纪更小的求职者竞争同一职位。她说，“如果我刚刚离开学校，我会认真地重新考虑每一件事，因为你必须坚决地做你想做的事。”

### 技能不匹配？

低增长若是造成青年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雇主和企业所需的技能和年轻人在教育系统中学习的技能之间的不匹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雇主抱怨找不到合格的人才填补职位空缺。

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国家就业政策委员会前主席

安东尼·卡内瓦莱 (Anthony Carnevale) 表示，“雇主们的抱怨基本属实：他们没有得到所需的技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他认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未能跟上当今社会的劳动力需求。

然而，另外一些专家（如 Exell）的争论点在于技能不匹配是否存在。他指出，现在的年轻人是最合格的人才——例如，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他承认，毕业生人数的增长要求我们对高等教育抱有志在必得的一种买彩票的态度——现在是成功就业的必要和首要步骤。但艾克塞尔 (Exell) 不认为教育系统应该培养适用于批量生产作业的雇员。

他说，“在我们看来，现在有更多的雇主把自己当成教育和培训的消费者，但却忘了自己也担负着教导员工的责任和职责，如果他们曾经有过这种认知的話。”

艾克塞尔和卡内瓦莱的观点并不是最初提出时那般对立。国际劳工组织指出，“青年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不匹配已经呈现持久化、不断扩大的趋势。”过度教育和技能过高与教育不足和技能低下并存，与此同时，长期失业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技能过时。”



来自厄瓜多尔的里维拉正在考虑与女友迪·米格尔一同回国。

## 劳动力市场的刚性

青年失业率高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见“欧洲失业问题”,《金融与发展》2015年3月号),比如以劳动重税或高额最低工资为特点的高度管制劳动力市场。

以南非为例,该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企业一贯将国家劳动法视为负担,并认为遵守法律代价高昂。麻省理工学院贫困实验室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表明,客观上讲,南非的劳动法规并不比其他相似收入水平国家的劳动法更繁琐,但是仅仅这种看法就阻碍了公司的新员工招聘,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大风险”的人群——其中包括较年轻的或缺乏经验的工作者。

给年轻人带来巨大冲击的一种劳动力市场刚性是他们受雇于短期的、临时的或不稳定的工作。全球大多数青年人口都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在缺乏稳定的高质量工作的情况下,这种刚性转化成了一种非固定的、非正规就业。

在欧洲,年轻工作者找到临时工作的可能性是成年工作者的三倍。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欧洲国家中,二者的差异更大。一般来讲,这些临时性工作合同的目的在于至少给求职者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这类合同带来的非预期后果可能是将工作者限制在同样的短期临时工作中,工资低且几乎没有培训和职业发展的机会。

西班牙青年图多丽最终通过一家机构找到了工作——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世界级博物馆作兼职性的临时工,但轮班不规律且没有保障。虽然这份工作为她提供了实践语言技能和与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接触的机会,但她和同龄人都渴望更加稳定的工作。

**“在我们看来,现在有太多的雇主把自己当成教育和培训的消费者。”**

“我是一个成年人,我需要一个成年人拥有的机会,而不是在公司需要你时遭受虐待,然后他们就会说‘先这样吧,我们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家了,我们可能还会联系你。’”

在英国,这种临时工作或“零小时合同”已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因为这种合同无法保证最低工作小时数,工作者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工作或是否需要工作。伦敦YMCA的李察·休斯(Richard Hughes)认为,“零小时合同”给年轻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他举了一位名为克洛伊的年轻女性的例子。克洛伊决定放弃失业福利,选择零小时合同,做了一名临终关怀护士。这



安·玛丽·泰勒在英国伦敦一家咖啡馆翻看招聘启事。

份合同理论上规定每周工作0—35小时。由于工资不稳定,克洛伊无法支付房租,所以常常和朋友去做沙发客。

休斯说,“所以,基本上,她现在的情况就是找了一份让自己无家可归的工作。”

## 成年期推迟

在工作前景暗淡或毫无前景的情况下,年轻人自主创业、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机会大大降低。由于没有财务自由,许多年轻人都搬回家中,依靠父母的资助生存。对于啃老族这一代人来说,他们的成人期已经被无限期地推迟了。这种趋势以往在福利制度薄弱的国家中更加普遍,但随着国家赤字的膨胀和福利支出的缩减,这种情况已经扩大到了青年失业人口一直依靠福利救济的国家中,塞拉肯特如是说。

“英国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比从前更依赖家庭。西班牙模式或南欧模式似乎已经在欧洲发展起来。”

此外,没有工作和长期失业的巨大压力和挫折也与预期寿命降低、老年期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自杀与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增大有关。

有人将青年失业的规模和人力浪费视为一种社会紧急状态。年轻人口众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年轻人口的膨胀开始变成是一种负债而非红利。税收收入损失、高额福利支出和生产率的降低加剧了人力浪费的成本。

同样令政府担忧的是,就业机会的缺乏可以转化为政府动荡并滋生犯罪和骚乱。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的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中东和北非地区高青年失业



图多丽回到她在巴塞罗那求学时的故地。面对经济困难，这个西班牙年轻人不得不将学业推迟。



“如果我刚刚离开学校，我会认真地重新考虑每一件事，”泰勒说。

率的影响。

许多年轻人不再忍受渺茫的前景，选择了离开，去遥远的国度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种先例自古以来屡见不鲜。联合国的估计结果显示，移民人口中有 1/8 是年龄在 15—24 岁之间的年轻人。

自全球经济走低以来，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欧元区国家的年轻人已陆续流向欧洲其他国家，使这些国家损失了重要的技能，一些最具头脑、最有资格和最有积极性的年轻人也因此离开。在无国界的欧洲，很难对其具体数据进行统计，因为欧洲年轻人的大部分迁移都没有被正式记录下来。

在大批年轻西班牙人走出国门的同时，也有成百上千的移民回到自己的祖国，扭转了西班牙长达十年之久的人口膨胀局面。13 年前，里维拉和他的家人从家乡厄瓜多尔移居西班牙，当时的西班牙就像希望的灯塔，吸引着拉丁美洲人的到来。现在，里维拉考虑回到南美，这次他将带着西班牙女友伊丽莎白·迪·米格尔·罗德里格斯一起回去，寻找工作。

米格尔说，“如果找不到工作，我会去其他地方试试

看，在这我也做不了什么。”

里维拉补充说，“我很悲观。考虑到目前的状况，要改变现状，除非突然发生什么大事，我真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回到以前的快乐时光。”■

康铨承 (Hyun-Sung Khang) 是《金融与发展》的高级编辑。